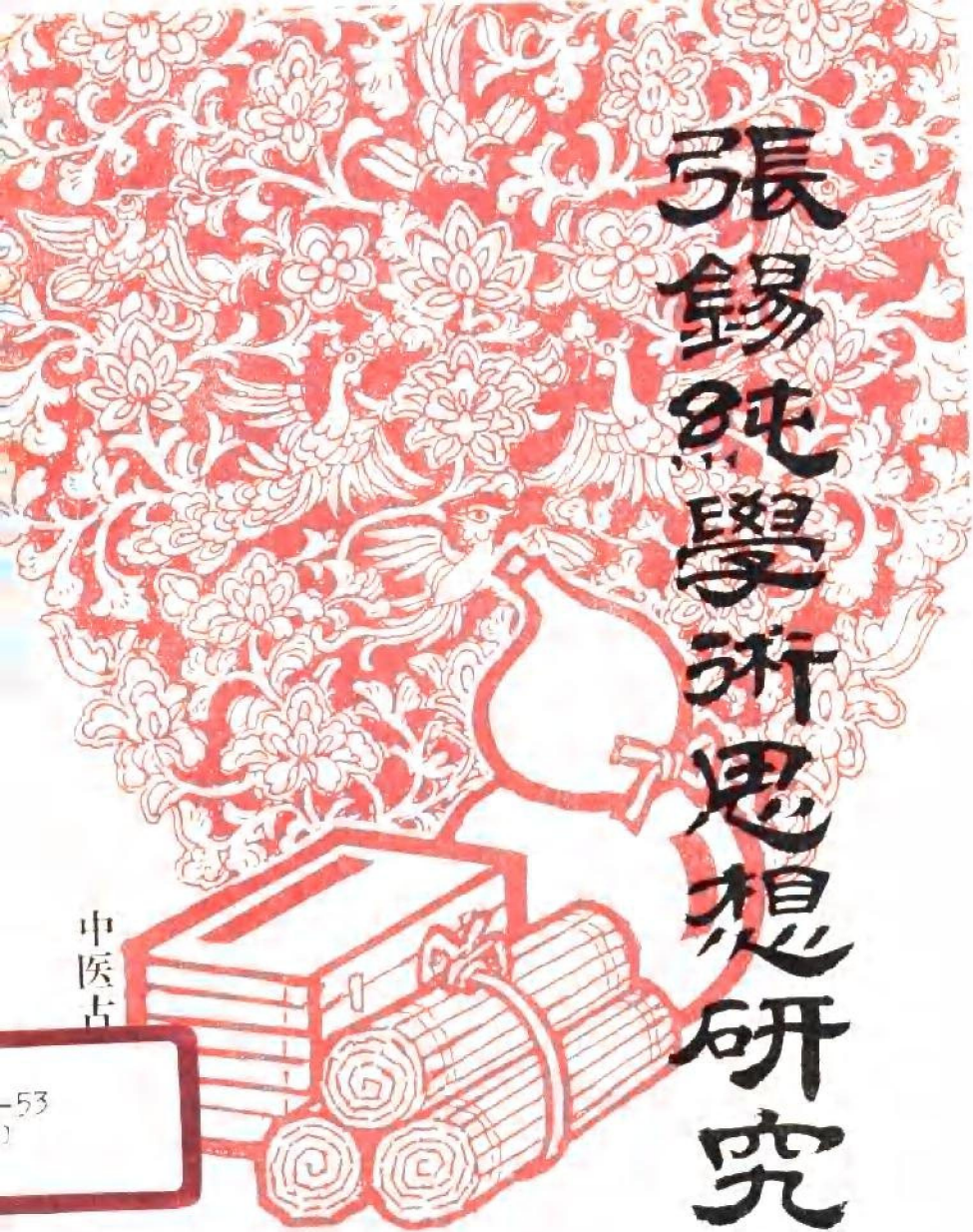


張錫純學研思想研究



中醫占

-53

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

郑羸洲 主编

中医古籍出版社

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

主 编 郑羸洲

责任编辑 徐岩春

封面设计 冯敏英

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直门内北新仓18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保定第二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625印张 121千字

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—1230

ISBN 7-80013-247-1/R·244 定价：2.50元

主编 郑赢洲

副主编 李彩瑞 孙万珍 李士慧

编写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于洪玲 田淑霄 田大绵 杨建军 吴以岑

高 薇 董进洲

前 言

张锡纯先生乃河北近代名医，著有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一书。张氏毕生注重实践，倡导衷中参西，其学说颇为后世所推崇，影响遍及九洲，远播东南亚。

张氏既为河北名医，则深入而系统地研究张氏学术思想，并使其发扬光大，乃河北医界当仁不让之重责。因此，在河北卫生厅、中医管理局的支持下，邀请了省内部分对张氏学说研究有造诣的同道，撰写了《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》一书。该书不仅努力对张氏学术思想进行深入系统探讨，并注重采撷后世对其学说发展宏扬之精华。由于水平所限，尚未尽如人意，缺点错误亦在所难免。然不揣浅陋而献之医林者，一则为了继承发扬张氏学术思想及其治学精神；一则为了抛砖引玉，翘首以待佳作问世。倘能因此石之投而激起千层浪，导致对张氏学术思想更深入地继承研究，则笔者将感到无限欣慰。

此书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河北卫生厅，河北中医管理局大力支持，谨致谢意。

编者

1989年3月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张锡纯生平简介····· | (1) |
| 张锡纯治学精神和方法····· | (4) |
| 张锡纯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发挥····· | (14) |
| 张锡纯伤寒学术思想研究····· | (36) |
| 张锡纯温病学术思想研究····· | (45) |
| 张锡纯内科学术思想研究····· | (59) |
| 张锡纯妇科学术思想研究····· | (99) |
| 张锡纯儿科学术思想研究····· | (113) |
| 张锡纯养生学术思想研究····· | (117) |
| 张锡纯中药学术思想研究····· | (121) |
| 〔附〕 张锡纯论药对····· | (139) |

张锡纯生平简介

张锡纯字寿甫，原籍山东诸城，自前明迁居盐山边务村。生于1860年，卒于1933年，享年74岁。张氏世代书香门第，先祖友三公纘修家乘，垂训后世子孙，谓读书之外，可以学医，盖“不为良相，必为良医”之意。乃祖彤元公精于医。幼年从文丹亭公读书，习六经诗文、诸子百家。脱敏颖悟，弱冠补博弟子员。年十余岁，乃祖拟试帖诗课，以“天宝宫人”命题，锡纯诗中有“月送满宫愁”句，乃祖大加称赏。稍长，于读书之暇，兼习医理。后两试秋闱不第，虽在壮年，而淡于进取，遂弃功名而专志于医。广求方书，远自轩农，近至当代诸家，搜阅百余种，勤奋攻读，能触类旁通，于古人言外之旨，恒别有会心。偶为人诊治，辄能得心应手，挽回沉痾，声名日噪，临诊者几无虚日。有所悟，则随时记述成篇，屡试屡效之经验方，则自立方名，方后缀以诠释以证之，兼采西人之说与方中义理相发明，撰写成文，陆续发表。是时，奉天医学杂志、上海中医杂志、医界春秋、杭州三三医报、绍兴医学报、山西医学杂志、汉口中西医学杂志、如皋医学报、新加坡医学杂志等，均先后聘张氏为特约撰述。

辛亥革命后，应德州驻军统领黄某之聘，任军医正。以后移师武汉，名扬于时，内政部长刘尚德尤为器重。1918年应聘至奉天，设立达医院，委以院长之职，医绩卓著，中医之有院实自此始。直奉战争起，由奉天回乡，悬壶于沧州。1921年，由沧州徙居天津，设中西医汇通医社，收授门人、弟

于百余人。晚年设国医函授学校，招生五百余名，培育了很多中医后继人材。日间诊病，夜间写作，辛劳成疾，是秋一病不起，于1933年8月8日与世长辞，葬于盐山边务祖坟。

张氏毕生以宏扬祖国医学为己任，以济世活人为矢志，深研经典，博采众长，勤于实践，勇于创新。在理论上颇有建树，创大气论、肝主脱、虚劳多瘀、昭明冲脉、中风主气血上菀等，制方160余首，论药80多味，皆具卓识。当时与江西陆普生、杨如侯，广东刘蔚楚同负盛名，被称为“名医四大家”；又与慈溪张生甫、嘉定张山雷，并称“名医三张”。张氏毕生潜心医学，四十年如一日，著述颇多，而稿多散佚。先生歿后六年，天津洪水没其居，遗书荡尽。现行于世者仅有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八期，《种菊轩诗草》一卷。

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1~7期，为1918年至1934年陆续刊行稿汇编，第8期为未经刊行出版之遗稿，由其孙张铭勋所献。该书曾多次刊行，流传颇广，当时各省所立医学校，多以此书为讲义。其学术影响遍及大江南北，远播东南亚，被后世誉为“轩岐之功臣，医林之楷模”。近年研究张氏学说的论文达数百余篇，颇受中医界之推崇。

清末民初，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。随着列强的侵略，西方文化亦大量传入中国。顽固保守者力主国粹，视西医学说为异端；民族虚无者侈谈西学，视祖国医学为仇寇，各分壁垒，互相攻讦。恰如张氏所云：“自西医之入中国也，维新者趋之恐后，守旧者视之若惊，导致互相抵牾，终难沟通。”先生不为流俗所惑，摒除畛域之见，力主取长补短，中西沟通，以中为本，西为我用，发扬光大中国医学，实为中西结合之先驱。限于历史条件，虽不免牵强附会之处，亦瑕不掩瑜，当时能有这种思想，实在难能可贵。

当时反动统治者为迎合帝国主义的利益，制造种种限制，竟欲取缔中医。先生挺身直言，捍卫中医事业，上书南京政府，曰：“近闻京中会议，上峰偏西医之说，欲废中医中药，不知中医之实际也。且中医创自农、轩，保我民族……是以我国民族之生齿，实甲于他国之人也。今若将中医中药一旦废却，此于国计民生大有关系。”当时之际，先生诚为捍卫中医事业之中流砥柱。

为纪念张锡纯先生业绩，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于1984年12月，委托河北省中医学会、沧州地区中医学会，于沧州市召开了“张锡纯学术思想讨论会”，全国学者齐集一堂，深入研讨了张氏的学术思想及后世的发展。会议期间，于张氏故居盐山县举行了张锡纯纪念碑揭幕式。纪念碑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崔月犁题词，卫生部副部长胡熙明揭幕并致词。对张氏的医学贡献及治学态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并号召中医界要对张氏学说深入研究，发扬光大。

张锡纯治学精神和方法

张氏治学严谨，学有渊源，师古不泥，勤于实践，博采众长，衷中参西，勇于创新，实为后学之楷模。

一、师古不泥，勇于创新

张氏自幼为仕途经济，曾刻苦攻读四书五经、诸子百家，有着深厚的古代文化素养。秋闱不第，又转而学医，勤求古训，博采众家，造诣较深。其学术思想皆本于《内经》、《本经》及仲景学说，对《易经》、《丹经》、道家、养生家、气功家之说，亦皆潜心研究。正如张氏于自述中所云：“《本经》与《内经》……为医学之鼻祖，实即医学之渊海也。逾汉季张仲景出，著《伤寒》、《金匱》两书，为《本经》、《内经》之功臣。而晋之王叔和，唐之孙思邈、王焘，宋之成无己，明之喻嘉言，又为仲景之功臣。若张志聪、徐大椿、黄元御、陈念祖诸贤，莫不率由仲景上溯《本经》、《内经》之渊源”。

祖国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理论体系，在几千年的医疗实践中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，对东方医学产生过巨大影响。正如毛主席所说：“祖国医学是个伟大宝库，应当努力发掘，加以提高。”张氏之遵古，正是为了继承祖国医学宝贵遗产。继承是前提，发扬光大才是目的。张氏在自序中曾批评那种以传旧为务而不求创新进取的治学态度，他说：“特是自晋唐迄今，诸家著述，虽不美备，然皆斤斤以传旧为务。初未尝日

新月异，俾吾中华医学渐有进步”。师古的目的在于创新，在于前进。所以又说：“夫事贵师古者，非以古人之规矩、准绳限我也，惟藉以渝我性灵，益我神智。迨至性灵神智洋溢活泼，又贵举古人之规矩、准绳而扩充之、变化之、引伸触长之，使古人可作应叹为后生可畏”。又说：“读《内经》之法，在于其可信之处精研有得，即开无限法门；其不可信处，或为后世伪托，付之不论可也”，“不能必皆视为神圣语录”。《伤寒》、《金匱》年远代湮，差讹在所难免，亦不可尽信。他还认为金元四大家立论多偏，应取其长而弃其偏，才属善学。张氏这种治学思想，正确处理了继承与发扬之间的辩证关系，是非常难能可贵的，这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充分得到了体现。试举以下五点为例以证之：

1、大气论：大气学说，乃是张氏从《灵枢·五味篇》《素问·平人气象论》、《灵枢·邪客篇》三节经文中所悟出。曰：“大气即宗气者，亦尝考《内经》而得之”，是知“大气不但为后天诸气之纲领，并为全身血脉之纲领”。关于大气下陷之病状，又从《灵枢·五色篇》“大气入于脏腑者，不病而卒死”一节经文中悟出。张氏宗《内经》之旨，阐发余蕴，对大气生成、部位、生理、病理，及大气下陷的临床表现、鉴别诊断等，都作了系统而详尽的论述，并制升陷汤一方，为后世广为应用。

2、肝主脱：从来脱证皆重在脾肾，脾肾阳衰则阳脱，肾阴竭则阴脱，脾虚极而气脱，张氏独重在肝。曰：“凡人元气之脱，皆脱在肝”。肝何以主脱？曰：“人之脏腑，惟肝主疏泄，人之元气将脱者，恒因肝脏疏泄太过”。张氏此论，溯本求源，亦渊于《内经》。《素问·六节藏象论》曰：“肝者……此为阳中之少阳，通於春气。”春生之气升

发，则万物萌动，生机勃勃。譬之若人，肝之少阳气升，则一身气机生发活泼。此种功能，丹溪归结为“肝主疏泄”。肝之疏泄太过，元气不藏，故而外越而为脱。治脱之法，“宜重用敛肝之品，使肝不疏泄，即能杜塞元气将脱之路”。张氏立来复汤，重用山萸肉，补肝敛肝以救脱，临证用之诚有卓效。

3、冲为奇经之纲：奇经八脉肇端于《内》、《难》，后世代有考据、阐发，如皇甫谧之《甲乙经》、滑元寿之《十四经发挥》、李时珍之《奇经八脉考》等，多重在奇经的循行部位、腧穴的位置、与正经的关系等方面的探讨，至于对奇经病证的生理、病理、治疗等方面的论述，则寥若晨星，不甚了了。张锡纯独以冲脉为奇经八脉之纲，曰：“人之血海，其名曰冲，在血室之两旁，与血室相通，上隶于胃阳明经，下连于肾少阴经，有经络以为之担任，督脉为之督摄，带脉为之约束，阳维、阴维、阳跷、阴跷为之拥护，共为奇经八脉”。

张氏据《素问·骨空论》：“冲脉为病，逆气里急”之旨，详细阐发了冲脉病证的病因、病状、病脉及治法，曰：“冲气上冲之症，固由于肾脏之虚，亦多由肝气恣横”。其临床表现，“冲气上冲，胃府之气亦失其息息下行之常，或亦转而上逆，阻塞饮食，不能下行，多化痰涎，因腹中膨闷，头目眩晕，其脉则弦硬而长”。治此证，“宜以敛冲、镇冲为主，而以降胃平肝药佐之”，因制镇摄汤、降胃镇冲汤等治冲诸方。

又据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：“二七而天癸至，任脉通，太冲脉盛，月事以时下，故有子”之说，张氏治妇科重在调冲。女子枯月经闭、癥瘕积聚、经血不调、倒经崩漏、血海

虚寒不育等，皆从冲论治，制有理冲汤、安冲汤、温冲汤等名方。

4、治中风重在平肝降逆，引血下行：张氏认为，《内经》之所谓厥证，即脑充血，亦即后世之中风证。他主张以清火平肝、引血下行的方法治中风，立平肝息风汤、建瓴汤等，颇受后世推崇，临床效果卓著。

张氏治中风的理论，本源于《素问·脉解篇》之“肝气当治而未得，故善怒，善怒者名为煎厥”；《素问·调经论》：“血之与气，并走于上，则为大厥。厥则暴死，气复反则生，不反则死”；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：“阳气者，大怒则形绝，血菀于上，使人薄厥”等三节经文。张氏又参以西医病理，认为内中风即《内经》所云之煎厥、大厥、薄厥，亦即西医之脑充血。故治以平肝降逆、引气血下行。张氏这一理论，对临床确有指导意义。

5、论药尊崇《本经》：张氏论药，首推《本经》。曰：“发明药性之书，始于《神农本草经》”，“此在医药中，诚为开天辟地之鼻祖也”。其阐发《本经》之奥旨，并非望文生训，而是通过大量实践验证，确有疗效者方书之，故尔颇能给后人以启迪。

二、勤于实践，不断求索

张氏一生之宏愿，但求济世活人，尝谓：“人生有大愿力，而后有大建树。……医虽小道，实济世活人之一端，故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，则愿力小；为济世活人计，则愿力大”。这种不以身家温饱为念，但求济世活人之大志，正是张氏毕生奋斗不息，得以成就的根源。因此，张氏毕生勤于实践，坚持诊疗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医

学实践家。他临证详细记述医案，仅下册医案专辑中所列各门验案，计143则。而每味药物及每张方子项下所附之验案，亦有百余例，言之凿凿，读之可信。所以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卢氏序言中，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：“建立完整医案，及时总结经验，把感性认识逐步提高到理性认识，是张锡纯先生的最大成功处。遍观先生全部著作，验案介绍几逾其半。举凡辨证论治，选药立方，莫不证诸实践，言之凿凿。其于随证变化，具见手眼之处，亦皆纤曲详陈，发人慧思。第六期志诚堂医案，乃先生授人以巧的杰作，不但审病能洞见隔垣，用药能丝丝入扣，而于立案法度，记载项目，尤其要言不凡，简而不漏，首尾完整，层次井然，堪为医案的范例。”卢氏之评，诚非过誉。

祖国医学属于实践医学范畴，它起源于实践，又在长期的实践中丰富、发展、升华，形成了系统而广袤的中医体系。没有实践，不仅难于创新，而且对中医固有理论和经验也难于透彻理解。实践乃是祖国医学的生命源泉。张氏正是由于毕生勤于实践，所以他提出的见解和制定的方子才有真知灼见，才能够经得起实践的检验，疗效可以重复，因而被后世医界广为应用，这与那些空洞的纸上谈兵者迥然不同，这也正是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的一个显著特点。

1、药物研究：对许多药物的功用，张氏不仅在治疗患者过程中细心体验，且不倦以自身进行试验，而后施于人。甚至一些剧毒药物，张氏亦亲自尝试，“于药性从不敢凭空拟议”，获得可贵的第一手资料。这不仅体现了一位医生为病人负责的高尚品德，而且也体现了一位科学工作者锲而不舍、不断求索的进取精神。所以张氏的论药颇多独到见解，恒于诸家本草之外另有发明。如一次尝花椒约三十粒，下咽

即觉气不上达，移时呼吸始复常，嚼服甘遂一二钱，未觉眩晕，惟泻下大量水及凝痰，始悟降痰之力数倍于硝黄，而为治狂之圣药。又如对蚤休有小毒，极量不过二钱的记载有怀疑，便嚼服白皮蚤休二钱，毫无不良反应。后来用治疗疮，量至四五钱亦无毒性反应，且效果良好。后又发现一种紫皮蚤休，才嚼服半钱，胃脘即觉不舒，于是知古书所载蚤休有毒，乃指紫皮者。硫黄能治一切阳分衰惫之病，张氏亦亲自尝验，确知其功效甚奇，又甚稳妥，尤以生者为优，用治沉寒痼冷之疾，不可胜计。再者，对赭石的应用，张氏谓其：“能镇胃气，冲气上逆，开胸膈，坠痰涎，止呕吐，通燥结”，且品验出赭石虽有重坠之力，能下有形瘀滞，于气分实分毫无损，亦与胃肠无伤，诚为救颠扶危之大药也。张氏常用至数两，“非鲁莽也，诚以临证既久，凡药之性情能少及宜轻宜重之际，研究数十年，心中皆有定见，而后敢如此放胆，百用不至一失”。正如张氏所云：“盖愚对于诸药，虽剧如巴豆、甘遂，亦必亲自尝试。是以凡所用之药，皆深知其性味能力，于诸家本草之外，恒另有发明也”。

2、创立新方：张氏所制诸方，也是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而形成的。如张氏治女子干血癆，初临证时，愈者恒少，后见善用鸡内金治此证者，多能奏效；又有两次遇用此药者，一月间月信竟来三次。张氏对这些临床现象没有轻易放过，而是抓住这些征兆细心揣摸，恍悟鸡内金不仅能健胃消食，还善化瘀血，即能催月信速于下行也。于是，后来治妇女病，凡饮食少进者，恒以白术与鸡内金并用。张氏进而悟到，血之来源，原在脾胃能多消饮食，生化之源充足，自然阴血亦足，何患血枯经闭之不行？据此意而制资生汤、资生通脉汤，并言内金、于术、山药三味为不可挪移之品。资

生汤不仅治女子血枯经闭，推而广之，凡饮食减少、癆瘵羸弱已甚者，张氏皆从脾胃入手，使其多进饮食，资生一身，身体自渐渐复原，故将此方立为群方之首。此方的诞生，确是张氏的实践结晶。他方亦皆如此，绝非凭空杜撰。又如，张氏制十全育真汤治虚劳，因有的虚劳病人，虽然饮食但不壮筋力，或转而消瘦支离，日甚一日。张氏于方中用三棱、莪术与参、朮、芪诸药并用，以其“大能开胃进食，又愚所屡试屡效者也”。何补益之品与破血之药同用：“盖因虚劳者必血痹，而血痹之甚，未有不虚劳者。并知，治虚劳必先治血痹，治血痹亦即所以治虚劳也”。而于破血补气药中，张氏独喜用三棱、莪术，以其善破血又善调气，借其流通之力，补药之力愈大。这也是张氏实践的体验。

治阴虚劳热者，医家莫不以地黄丸滋阴以配阳。但张氏治一妇，身热劳嗽，脉数几至八至，先后用六味丸、左归饮俱不效。忽有所悟，改用生黄芪、知母为主，数剂见轻。

“以后凡遇阴虚有热之证，其稍有根柢可挽回者，于方中重用黄芪、知母，莫不应手奏效”。盖黄芪温升补气，知母寒润滋阴，二药并用，大具阳升阴应，云行雨施之妙。且黄芪能补肺气，气旺自然生水；知母大能滋肺中津液，以益水之上源。根据这些实践经验，张氏制定了十全育真汤。诚如张氏所云：“遇难治之证，历试成方不效，不得不苦心经营，自拟治法。迨拟出用之有效，且屡次用之皆能随手奏效，则其方即不忍抛弃，而详为录存。是此160余方，皆迫于孜孜挽回人命之热忱，而日积月累以成卷帙者也。”

三、博采众长，汲取精华

科学是不断创新的历史，任何自然科学的发展史，都是

后人站在前代科学巨匠的肩上，向新的科学高峰不断攀登的历史，没有对以往科学知识的深刻了解，就无从谈到创新。张氏不仅汲取历代医学精华，亦善学习时医之经验，甚至郎中姬婁有一技之长者，并皆采撷，以丰富自己的学识。

张氏所制的安冲汤、固冲汤，即在《内经》：“四乌鲋骨一芦茹丸”的基础上，合参芪益气摄血，再佐龙骨、牡蛎等固涩而成。

对《伤寒论》白虎汤的运用，张氏参考了孙思邈、陆九芝、徐灵胎、余师愚、顾靖远等人运用石膏的经验，汲取了吴鞠通用石膏治温病大热的长处，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，突破了吴氏“白虎四禁”的框框，大大扩展了白虎汤的使用范围。凡阳明实热者，无论伤寒温病，皆投以白虎汤。若病犹连表，加薄荷或蝉退、连翘，即可汗解而愈。遇阳明腑实证，亦先投大剂白虎汤一二剂，往往大便得通。先生又灵活化裁，创制了仙露汤、镇逆白虎汤、石膏粳米汤等，都是白虎汤的变通之法。

又如张氏所制之“从龙汤”，乃从小青龙汤中化裁而成；“荡胸汤”从仲景大、小陷胸汤加减而就，“理饮汤”自苓桂术甘汤增损而立；“坎离互根汤”乃宗仲景之理，舍黄连阿胶汤不用，更以白虎加人参汤以山药代粳米，加茅根、生鸡子黄而制。诚善取众家之长、师古创新之大师。

张氏不仅汲取历代名家之精华，对时医乃至药肆婁姬，亦虚心学习，兼收并蓄。如鸦胆子治赤痢，得之药店秘方，张氏以益元散为衣，定名为“菩提丹”。又藤黄治走马牙疳，见之于当时上海《医学报》，有误用藤黄治愈走马牙疳的报导，张氏即用之临床而获良效。又如“论血崩治法”载：诸城友人王肖舫传一治血崩秘方，用青莱菔生捣取汁，加白糖